

上博楚簡有關孔子師徒的對話與故事

郭齊勇

(武漢大學哲學學院)

郭店與上博兩批楚簡為我們研究孔門七十子提供了很多資料。較早指出這一點的是李零先生。^①本文有關資料的引用，得益于陳偉先生、陳劍先生等專家們在簡帛網上的討論。他們在原整理者的基礎上對文字的釐定，簡序的調整等，下了很大功夫，終於使得這些材料可讀、可用。關於七十子的生平與思想，李啟謙先生《孔門弟子研究》一書有詳細的探討。^②

周鳳五先生、黃人二先生曾有郭店楚簡《忠信之道》、《窮達以時》是《論語》有關章之“傳”的說法^③，拙文《上博楚簡所見孔子為政思想及其與〈論語〉之比較》討論了《季康子問於孔子》、《仲弓》、《從政》三篇與《論語》的關係，沿用並擴展了周、黃先生說，認為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上博簡這三篇是《論語》有關章的傳。^④此說當然還可以再討論。但上博簡中所涉孔子與七十子的資料，至少有一部分與《論語》中的某些章節具有相關性，有的似乎是其演繹與展開，擴展為較完整的、有場景的對話或故事。

梁靜先生的《簡帛文獻與早期儒家研究》，伊若泊先生的《〈上博·五〉所見仲尼弟子子貢的言語與早期儒學史》，黃人二先生的《上博藏簡(五)〈君子為禮〉與〈弟子問〉試釋——兼論本篇篇名為〈論語弟子問〉與〈論語〉之形成和主要

^① 李零：《郭店楚簡校讀記·前言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版，第 4-5 頁。

^② 李啟謙《孔門弟子研究》一書，由濟南齊魯書社於 1987 年出版。

^③ 周鳳五：《郭店楚簡忠信之道考釋》，《中國文字》新 24 期，[臺北]藝文印書館 1998 年版；黃人二：《郭店楚簡窮達以時考釋》，《出土文獻論文集》，[臺北]高文出版社 2005 年版。

^④ 詳見郭齊勇：《上博楚簡所見孔子為政思想及其與〈論語〉之比較》，載《哲學研究》2007 年第 2 期。

編輯時間》等論文從總體和細節上討論這些問題，給我很多啟發。^①本文在前賢與時賢研究的基礎上，略評上博簡中孔子與顏淵、子路、子貢等的對話或故事與經典的關係及其文字屬性問題。不當之處，敬請指正。

一、孔子與顏回

顏回是孔子最鍾愛的學生，孔門第一大弟子，不僅居德行科之首，也是十哲之首。孔門四科十哲：“德行：顏淵，閔子騫，冉伯牛，仲弓。言語：宰我，子貢。政事：冉有，季路。文學：子游，子夏。”（《論語·先進》）

上博簡涉及孔顏師徒的篇目主要有第五冊的《君子為禮》和第八冊的《顏淵問於孔子》，分別由張光裕先生與濮茅左先生整理。^②

先說《君子為禮》。此篇簡殘，公佈之後，在編聯與釋文上有過一些討論。茲在原整理者的基礎上，綜合何有祖、陳劍、周波、陳偉、徐少華、淺野裕一等人的討論^③，把此篇所涉顏回部分的相關內容換成現代漢字直接錄於下：

顏淵侍于夫子，夫子曰：“回，君子為禮，以依於仁。”顏淵作而答曰：“回不敏，弗能少居也。”夫子曰：“坐，吾語汝。言之而不義，口勿言也；視之

^① 詳見梁靜：《簡帛文獻與早期儒家研究》，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：《簡帛》第5輯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，第339-360頁；伊若泊：《〈上博·五〉所見仲尼弟子子貢的言語與早期儒學史》，“2007年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”會議論文，臺灣大學“，2007年11月10—11日；黃人二：《上博藏簡（五）〈君子為禮〉與〈弟子問〉試釋——兼論本篇篇名為〈論語弟子問〉與〈論語〉之形成和主要編輯時間》，見《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》，2011年第6期。

^②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五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；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八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。

^③ 詳見何有祖：《上博五〈君子為禮〉試讀》，簡帛網(<http://www.bsm.org.cn>)2006年2月19日；陳劍：《談談〈上博（五）〉的竹簡分篇、拼合與編聯問題》，簡帛網(<http://www.bsm.org.cn>)2006年2月19日；周波：《上博五割記（三則）》，簡帛網(<http://www.bsm.org.cn>)2006年2月26日；陳偉：《〈君子為禮〉9號簡的綴合問題》，見氏著《新出楚簡研讀》，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，第246-247頁；徐少華：《論〈上博五·君子為禮〉的編聯與文本結構》，見丁四新主編：《楚地簡帛思想研究（三）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，第70-78頁；淺野裕一：《〈君子為禮〉與孔子素王說》，見氏著《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》第三章，[臺北]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。

而不義，目勿視也；聽之而不義，耳勿聽也；動[之]而不義，身勿動焉。”
顏淵退，數日不出。□□[問]之曰：“吾子何其惰也！”曰：“然，吾親聞言于
夫子，欲行之不能，欲去之而不可，吾是以惰也。”（此段綜合徐少華、淺野
裕一。）

顏淵侍于夫子，夫子曰：“回，獨智人所惡也，獨貴人所惡也，獨富人所
惡[也。]顏]淵起，去席曰：“敢問何謂也？”“夫智而□信，斯人欲其[□智]
也；貴而能讓□，斯人欲其長貴也，富而……”（此段從陳偉。）

好。凡色毋憂、毋佻、毋作、毋謠。毋……

第三段，我未引完。這一段因簡殘不知言論的主體，文字未能連貫，但估計
主體仍是孔子，內容大體上說的是君子的顏色、容貌、身形的自重，視聽言動的
守禮。

綜合《君子為禮》的前面這一部分（前三段），是孔子與顏回之間關於禮的
對談，孔子是主角，顏回是配角。前兩段文字較完整，師生之間對談的場景逼真，
彼此的言行與身份相配，特別是學生禮貌周全。兩段開始都是“顏淵侍于夫子”，
然後是夫子先說，接著是“顏淵作而答曰”，或“顏淵起，去席曰”。

從前面兩段的思想內容上來看，其中心意思仍然是視、聽、言、動不違禮義。
讀到這一故事，我們不難想起《論語·顏淵》首章：

顏淵問仁。子曰：“克己復禮為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為人由
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”顏淵曰：“請問其目。”子曰：“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
勿言，非禮勿動。”顏淵曰：“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”（《論語·顏淵》）

與《論語》“顏淵問仁”章相同的是，《君子為禮》一開始也強調孔子主張以禮歸仁，仁體禮用，守禮的根據在仁德之心。兩者相同的還有顏回的回答，為“回不敏”或“回雖不敏”。兩者不同的是，《君子為禮》把孔子說的“非禮勿視、聽、言、動”，改成了“不（符合）義”則不言、視、聽、動。此文作者以“義”德為標準。“義”本指“合宜”、寓正當意涵，人之言行要以“義”為標準並不錯，但仁、義、禮的關係稍有點複雜。

《君子為禮》的這個講法顯然不如《論語•顏淵》首章，因為人們當下的舉手投足是否符合一定時空社會規範的“禮”，很直接，容易實行與檢驗，然而要當下所有的言、視、聽、動一律以是否符合“義”德為歸，則不易實行，需費思量與衡慮。人們的言行是以“禮”為標準來得直接，還是以“義”為標準來得直接呢？當然應是前者。《論語》講外在的“禮”與內在的“仁”的關係甚有深意，其間有內在的緊張，守禮的過程即歸仁的過程，然而《君子為禮》的下文並未扣緊作者一開始提出的仁禮關係即“君子為禮，以依於仁”的主題。

《君子為禮》以下講顏子退而省思，十分謹慎。顏子杜門不出是“怠惰”嗎？不是，顏子說他是在反復思考老師的話，先想通了再去實行，在“欲行之不能，欲去之而不可”的狀況下，表面上顯得“惰”。顏淵的糾結在於，既要貫徹老師的話，又要想清楚如何去實踐。這就展示了顏子“不違如愚”的特點。

“子曰：‘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，如愚。’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，回也不愚。”（《論語•為政》）《君子為禮》中的顏子形象，仍然是“不違如愚”的形象，甚至我們可以說，就是此章的印證或展開。顏回表面“愚”，實則“不愚”，在此變成了表面的“惰”，實則“不惰”。

《君子為禮》的第二段是孔子顏回師徒談“獨智”“獨貴”“獨富”的問題，顏回仍是配角。我們認為“敢問何謂也？”後面的話應是孔子的話。此段反映的是孔子主張“均富”“均貴”，推己及人，希望“智”者有“信”，“貴”者有“敬”，“富”者好“仁”，方能長久，不至積怨。

總的說來，《君子為禮》的前一部分三段的内容，基本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鏈，孔顏的對話有場景化特徵，起承轉合周全。其內容可以說是對《論語》“顏淵問仁”章、“不違如愚”章的演繹，圍繞經典中孔子、顏回的基本思想與形象而發散，雖未提供新的東西，且在理論性、邏輯上不如《論語》的相關章節，但仍在早期儒家的脈絡之中。

我們再看上博簡第八冊的《顏淵問於孔子》，開頭部分以陳劍文為據。^①陳文在原整理者基礎上，綜合了陳偉、黃人二、趙思木、劉信芳、林素清、何有祖及復旦、吉大古文字專業研究生讀書會的諸先生的釋讀。

《顏淵問于孔子》全篇為顏子請教孔子，先問“入事”（即入官，從事政務），再問“入教”（從事教化），最後問“至名”（名與實是否一致），孔子依次回答。首先談做官、從政：

顏淵問於孔子曰：“敢問君子之入事也有道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有。”顏淵曰：“敢問何如？”孔子曰：“遂有過，而[先]有司，老老而慈幼，豫絞而收貧。祿不足則請，有餘則辭。遂有過，所以為緩也；先[有]司，所以得情也；老老而慈幼，所以處仁也；豫絞而收貧，所以取親也；祿不足則請，有餘則辭，所以揚信也。蓋君子之入事也如此矣。”顏淵曰：“君子之入事也，回既聞命

^① 陳劍：《〈上博八·顏淵問於孔子〉補釋兩則》，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：《簡帛》第7輯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，第33-42頁。

矣。敢問君子之入教也有道乎？”

這一段反映了孔子的德治、寬政思想。但本文作者顯然有點張冠李戴，把與孔子討論此問題的仲弓換成了顏淵。因為我們熟悉《論語》中的一章，與同是上博簡的《仲弓》的一章：

仲弓為季氏宰，問政。子曰：“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”（《論語·子路》）

仲弓曰：“敢問為政何先？”仲尼曰：“老老慈幼，先有司，舉賢才，宥過赦罪，政之始也。”（上博簡第三冊《仲弓》，此據陳劍前揭文。）

《顏淵問於孔子》接著以孔子之口談“入教”，認為首先是修身，有司在修身上帶頭：“修身以先，則民莫不從矣；導之以儉，則民知足矣；前之以讓，則民不爭矣。或迪而教之，能能，賤不肖而遠之，則民知禁矣。如進者勸行，退者知禁，則其於教也不遠矣。”最後，孔子回答“至名”：“德成則名至矣，名至必卑身，身治則大祿。”^①以下我們略討論《顏淵問於孔子》：

從對話程式上看，十分嚴整，談論“入事”、“入教”、“至名”的三段，都是以顏淵先提一個問題，問“有道乎”，孔子回答“有”，顏淵再繼續追問，以“敢問何如”引出孔子一長段比較展開式的回答，作為本段主要內容。然後顏淵回答說這一問題“回既聞命矣，敢問……”，即引出下一問。從形式上看，這一對話文本之起承轉合，比《君子為禮》更加周全。

^① 見復旦吉大古文字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：《〈上博八·顏淵問於孔子〉校讀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（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>）2011年7月17日。

從語言上看，鏗鏘有力，文辭甚美，先總說，再展開，句句相扣，朗朗上口。

從思想義理上看，周嚴囿滿，極有條理，層層遞進深入，一環扣一環。如“入事”章先講赦宥小過，有司帶頭，老老慈幼，豫絞收貧云云，接著講“遂有過”、“先有司”、“老老慈幼”、“豫絞收貧”所收效果，意圖是以寬政使得大家相親，民眾擁戴。“入教”章也是先講要點，再講效果，即有司在修身、節儉、禮讓方面帶頭，人民景從，造成用賢能退不肖的氛圍，老百姓就知道有司鼓勵什麼，禁止什麼了。如此，道德教化的實效就收到了。

然而《顏淵問于孔子》文本的最大問題是：與孔子對話者為什麼是顏淵而不是仲弓？是不是此篇作者認為顏淵比仲弓的影響大？或者我們反過來問，《論語·子路》、上博《仲弓》相關內容的孔子對談者為什麼是仲弓而不是顏淵？當然，我寧可相信這是在早期儒學傳播史上發生的歧出現象，把仲弓的故事疊加到顏淵身上。

如果我們把《論語》所見孔子與時人、弟子的對談、故事，作為七十子早期後學口耳相傳、輾轉記錄的結果的話，那麼，上博簡相關內容很可能就是戰國中後期儒者的口耳相傳、輾轉記錄的結果了。當時的這些傳說應當不少，且愈加蕪雜。以下我們會看到《韓詩外傳》有關孔顏的對話與故事，較之上博簡更加隨意。

二、孔子與子路、子貢等

顏淵、子路好比是孔子身邊的文臣武將，在十哲中處於顯著地位。子路長於政事，是孔門性格最為鮮明的弟子，在傳世文獻中，有關他的故事最多，也最為精彩。子貢是十哲之一，長於語言，有外交與經商之才，是孔子晚年特別倚重的弟子。子貢等弟子們為孔子治喪，只有他居墓廬六年。

我們再看上博簡第五冊《弟子問》、《君子為禮》中有關於子路、子貢等人的故事。首先，很多研究者認為，《君子為禮》的部分竹簡應與《弟子問》合為一篇，合在一起研究。這以黃人二先生為代表。^①學界傾向於認為：各竹簡之間並沒有一個預先設定的主題，而是單個的、孤立的、有各自具體情境的對話錄。但這些簡同時又有一個共同的指向，它們和孔門師徒相關。因此，筆者不太考慮這些簡的編連順序和方案，只是單獨找出孔門弟子與孔子之間的對話加以討論。伊若泊先生的論文有一個富有啟發性的觀點：這些竹簡中對話形式、對話口氣，以及對孔子的不同稱呼（例如“仲尼”和“子”的區分），有可能是不同學派、不同地域的表達方式。其中，子貢幾乎沒有收徒，但子貢卻對魯國王宮貴族有影響，是孔門弟子中比較特殊的一個。^②

先談孔子與子路。林素清先生、曹建國先生在這一方面已有了專文。^③林素清文解釋《弟子問》第 19 簡，指出其中關於孔子、蘧伯玉與子路的關係及子路仕衛，終遭不測之事。曹建國文更為詳盡地把該篇第 10、17、19 三支簡中孔子與子路的對話及有關子路仕衛的故事，作了系統闡述。有關簡文的認字、編聯、整理，曹文已指出了陳劍、牛新房、何有祖、陳偉、張振謙、陳斯鵬等先生的貢獻，茲不贅述。

我這裡用黃人二《試釋》中綜合整理的文本，把有關孔子與子路對話，或與他人對話涉及子路的部分材料（仍是《弟子問》簡 10、17、19），直接錄於下：

^① 黃人二：《上博藏簡（五）〈君子為禮〉與〈弟子問〉試釋——兼論本篇篇名為〈論語弟子問〉與〈論語〉之形成和主要編輯時間》，載《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》2011年第6期，第65-80頁。

^② 伊若泊：《〈上博·五〉所見仲尼弟子子貢的言語與早期儒學史》，“2007年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”會議論文，臺灣大學，2007年11月10—11日。

^③ 林素清：《讀〈季庚子問於孔子〉與〈弟子問〉劄記》，見丁四新主編：《楚地簡帛思想研究（三）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，第46-52頁；曹建國：《上博竹書〈弟子問〉關於子路的幾條簡文疏釋》，見丁四新主編：《楚地簡帛思想研究（三）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，第85-94頁。

汝弗智(知)也乎，由■，夫以眾犯難，以新(親)受臬(祿)，勞以城(成)事，
見以□(擅)官，士治以力則然，以(弟一〇)

弗王，善矣夫，安(焉)能王人，由■！子過曹，□〔顏〕(弟一七)

長，巨(蓬)白(伯)玉□(止)乎？子淳淳如也。其聖(聽)子路乎？子噩噩如也，
汝豆(從戈，誅)△(弟一九)

如曹建國文所說，簡 10 所記，與子路將擔任衛邑蒲大夫，行前辭於孔子有關。此處從正面說，“為眾而犯難，為親而受祿，此說為何而從政；辛勞以成事，勤苦以盡責，此說如何從政。”^①此句可參：“子路問政。子曰：‘先之勞之。’請益。曰：‘無倦。’”（《論語·子路》）末句可參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中記載的孔子與子路的對話：“蒲多壯士，又難治。然吾語汝：恭以敬，可以執勇；寬以正，可以比眾；恭正以靜，可以執上。”

簡 17 與衛出公姬蒯輒據衛多年，拒絕流亡在外的其父姬蒯聩（諡為衛公）歸國有關。孔子與子路意見不合，認為蒯輒不孝，不能“王人”。此與《論語·子路》第 3 章“正名”思想有內在的聯繫。

簡 19 記載孔子比較蘧伯玉與子路兩人對待禍亂的態度，痛惜子路死于衛國內亂。《論語》數章記載孔子贊揚蘧伯玉知所進退的智慧，如：“君子哉蘧伯玉！邦有道，則仕；邦無道，則可卷而懷之。”（《論語·衛靈公》）孔子認為，保護自己的生命是第一位的，保生是為了更好地行道。而子路好勇，孔子時常告誡他應有避禍的意識，不要暴虎憑河，而應臨事而懼。子路性格剛猛，孔子晚年聽聞衛國大亂，料定子羔回得來，而子路回不來了。子路仕于衛，終而罹難的故事，

^① 曹建國：《上博竹書〈弟子問〉關於子路的幾條簡文疏釋》，見丁四新主編：《楚地簡帛思想研究（三）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 年，第 86 頁。

詳見《左傳·哀公十五年》與《孔子家語》等。

《家語》的故事性很強：“子路與子羔侍於衛。衛有蒯聵之難，孔子在魯聞之曰：‘柴也其來，由也死矣。’既而衛使至，曰：‘子路死焉。’夫子哭之于中庭。有人弔者，而夫子拜之。已哭，進使者而問故。使者曰：‘醢之矣。’遂令左右皆覆醢，曰：‘吾何忍食此。’”（《孔子家語·曲禮子夏問》）此故事與《弟子問》簡 19 相比較，則簡 19 顯得故事性不夠。

以上諸簡和《論語》中子路的形象相符合。有關子路的治政才能，及作為以上事件背景的故事，又見於《韓詩外傳》卷六第四章：

子路治蒲三年，孔子過之，入其境而善之。曰：“善哉！由恭敬以信矣。”曰：“善哉！由忠信以寬矣。”至其庭，曰：“善哉！由明察以斷矣。”子貢執轡而問曰：“夫子未見由，而三稱善，可得聞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我入其境，田疇甚易，草萊甚辟。此恭敬以信，故其民盡力。入其邑，墉屋甚尊，樹木甚茂。此忠信以寬，故其民不偷。入其庭，甚閑，故其民不擾也。詩曰：‘夙興夜寐，灑掃庭內。’”^①

這一故事又見於《孔子家語·辯政》。

我們再來看看有關子貢的材料，仍借用黃人二的綜合文本：

子歎曰：“烏(于)□〔乎〕！莫我智(知)也夫。”子游(遊)曰：“有施之謂也乎？”

子曰：“□(弟四)

〔子〕曰：“吾聞父母之喪，(弟七)食肉如飯土，飲酒如啜〔水〕，信乎？”子

^① [漢]韓嬰撰，許維遜校釋：《韓詩外傳集釋》第 205-206 頁，中華書局 1980 年版。

貢曰：“莫新(親)乎父母，死不顧生，可(何)言乎？其信也。”(弟八)

前一條材料未提到子貢，但據伊若泊認為，這裡的文體修辭方式屬所謂“子貢文體”。“子曰：‘莫我知也夫！’子貢曰：‘何為其莫知子也？’子曰：‘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，其天乎？’”（《論語·憲問》）伊若泊認為《弟子問》第4簡的“子”指子貢，筆者不敢認同。黃人二認為，此處“子”即孔子，而“莫我智（知）也夫”是不被國君重用的委婉說法，則此句與子貢無關。

後一條材料是第7、8簡的連接。陳劍引《論語·陽貨》“夫君子之居喪，食旨不甘，聞樂不樂，居處不安”，將“澣”改為“啜”，後補一水字。^①这就比较好理解孔子与子贡的话了，二人都是肯定人子面对父母之丧的悲戚之心，真情实感。

《君子為禮》的最後一部分是“行人子羽”公孫揮與子貢討論孔子、子產、禹、舜孰賢的問題：

子羽問于子貢曰：“仲尼與吾子產孰賢？”子貢曰：“夫子治十室之邑亦樂，治萬室之邦亦樂。然則[賢於子產]矣。”“與禹孰賢？”子貢曰：“禹治天下之川□……以為己名，夫子治詩書……□非以己名，然則賢于禹也！”“與舜孰賢？”子貢曰：“舜君天下……”^②

^① 陳劍：《談談〈上博（五）的竹簡分篇、拼合與編聯問題〉》，簡帛網(<http://www.bsm.org.cn>)2006年2月19日

^② 此處在原整理者的基礎上，綜合了何有祖、陳劍、周波、陳偉、徐少華、淺野裕一等人的討論。

黃人二的綜合文本為：

子羽問于子貢曰：“仲尼與吾子產孰賢？”子貢曰：“夫子治十室之邑亦樂，治萬室之邦亦樂，然則□〔賢〕□〔於〕（君一一）□〔子〕□〔產〕矣。”“與禹孰賢？”子貢曰“禹治天下之川（君一五）□〔澤〕，以為己名，夫（君一三）子治詩、箒（書）（君一六）□〔禮〕□〔樂〕，亦以己名，然則賢于禹也。”“與舜（君一四）孰賢？”子貢曰：“舜君天下，△（君二二）△。”□〔孔〕子聞之，曰：“賜，不吾智（知）也。□（夙）興夜寐，以求聞（問）……。”（弟二二）

子貢在這裡說，孔子的賢德實已超過子產、禹、舜。在神聖化孔子的過程中，子貢是最重要的人物。《君子為禮》的這個故事也是有根據的。子貢捍衛孔子，當下還擊別人的譏謗：“無以為也，仲尼不可毀也。他人之賢者，丘陵也，猶可踰也；仲尼，日月也，無得而踰焉。人雖欲自絕，其何傷於日月乎？多見其不知量也，”（《論語•子張》）子貢認為孔子就是聖人，乃上天的意思，故無所不能：“太宰問於子貢曰：‘夫子聖者欤？何其多能也。’”（《論語•子罕》）他還說過：“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”（《論語•子張》）

《孟子》中記載孟子師徒關於聖人的討論，比較孔子與伯夷、伊尹，引用了宰我、子貢、有若的說法。“宰我曰：‘以予觀于夫子，賢于堯、舜遠矣。’子貢曰：‘見其禮而知其政，聞其樂而知其德，由百世之後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違也。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夫子也。’”（《孟子•公孫丑》）有若也說了很多歌頌的話。

可見《君子為禮》末段的故事也是有其本的。

《弟子問》中還涉及到宰我、冉求等，黃人二綜合文本把簡 11、24、12 拼接為：

宰我昏(問)君子,子曰:“余(予)!汝能慎始與冬(終),斯善矣,為君子乎?(弟一一)女(汝)安(焉)能也■。(弟二四)△也,求為之言,又(有)夫言也,求為之行,□〔又(有)〕□〔夫〕□〔行〕□〔也〕,言行相近,然句(後)君子■。”子(弟一二)

我們知道,《論語》中記載關於宰予的內容,除“四科十哲”外,只有兩條材料(孔子批評宰予晝寢與問三年之喪),對宰予的評價都是負面的。但宰予也是十哲之一,當不只有語言特長。這裡保留有孔子稱贊宰予“慎始與終”的材料,十分難得。這裡又有孔子表彰冉求“言行相近”的材料,也是有關“君子”的形象,並肯定弟子為“君子”的論說。

從以上所引上博簡關於孔子與子路、子貢等弟子的材料來看,大多與《論語》有關,且都有所發揮,的確豐富了《論語》中的相關內容。就對話的拓展與故事性而言,有關子貢回答子羽、神聖化孔子的對話顯得格外傳神,而有關孔子聽聞子路遇難的故事性、場景性,則不如《孔子家語》等的相關記載。我揣測,上博簡的有關材料似乎是介於《論語》與《家語》之間的。

三、與《韓詩外傳》比較

《韓詩外傳》卷七第二十五章講了一個故事,說的是孔子與子路、子貢、顏回等同游景山,登高眺望,心曠神怡。孔子讓各位談論志向與願景。子路、子貢、顏回各抒發一番,最後孔子總結,褒獎顏回。

孔子遊於景山之上，子路、子貢、顏淵從。孔子曰：“君子登高必賦。小子願者，何言其願。丘將啓汝。”^① 子路曰：“由願奮長戟，盪三軍，乳虎在後，仇敵在前，蠡躍蛟奮，進救兩國之患。”孔子曰：“勇士哉！”子貢曰：“兩國構難，壯士列陣，塵埃漲天，賜不持一尺之兵，一斗之糧，解兩國之難。用賜者存，不用賜者亡。”孔子曰：“辯士哉！”顏回不願。孔子曰：“回何不願？”顏淵曰：“二子已願，故不敢願。”孔子曰：“不同，意各有事焉。”^② 回其願，丘將啓汝。”顏淵曰：“願得小國而相之。主以道制，臣以德化，君臣同心，外內相應。列國諸侯，莫不從義嚮風，壯者趨而進，老者扶而至。教行乎百姓，德施乎四蠻，莫不釋兵，輻輳乎四門。天下咸獲永寧，蝗飛蠕動，各樂其性。進賢使能，各任其事。於是君綏于上，臣和于下，垂拱無爲，動作中道，從容得禮。言仁義者賞，言戰鬪者死。則由何進而救？賜何難之解？”孔子曰：“聖士哉！大人出，小子匿。聖者起，賢者伏。回與執政，則由賜焉施其能哉！”^③ 《詩》曰：“雨雪麇麇，曠晷聿消。”^④

《論語·先進》第 25 章，“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”章（即“吾與點也”章）：“子曰：‘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。居則曰：‘不吾知也！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’子路率爾而對曰：‘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以

^① 許書如此。“小子願者，何言其願。丘將啓汝”，賴炎元則斷作：“小子願者何？言其願，丘將啓汝”，見氏著：《韓詩外傳今註今譯》，[臺灣]商務印書館 1979 年，第 311 頁。

^② “不同，意各有事焉”，賴炎元斷作：“不同意，各有事焉”，見氏著《韓詩外傳今註今譯》，第 312 頁。

^③ “則由賜焉施其能哉”，賴炎元斷作：“則仲由端木賜焉施其能哉”，見氏著《韓詩外傳今註今譯》，第 312 頁。

^④ “雨雪麇麇，曠晷聿消”，賴炎元斷作：“雨雪灑灑，見晷曰消”，見氏著《韓詩外傳今註今譯》，第 312 頁。以上整段材料見[漢]韓嬰撰，許維遙校釋：《韓詩外傳集釋》，中華書局 1980 年版，第 268-269 頁。

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；由也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’夫子哂之。

‘求，爾何如？’對曰：‘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’‘赤，爾何如？’對曰：‘非曰能之，願學焉。宗廟之事，如會同，端章甫，願為小相焉。’‘點！爾何如？’鼓瑟希，鏗爾，舍瑟而作，對曰：‘異乎三子者之撰。’子曰：‘何傷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’曰‘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’夫子喟然歎曰：‘吾與點也！’……”這是《論語》中較長的一章，也是人物、對話、場景比較複雜，人物形象鮮明，動作生動的一個故事。這個故事思想深遠，把孔子、曾點的從容氣象、悠然胸次展現了出來，使我們體會到儒家入世的情懷中，也有瀟灑自在的意趣。

《論語·公冶長》第 26 章：“顏淵季路侍。子曰：‘盍各言爾志？’子路曰：‘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’顏淵曰：‘願無伐善，無施勞。’子路曰：‘願聞子之志。’子曰：‘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’”

《韓詩外傳》的上述故事汪洋恣肆，似乎是《論語》上兩章的嫁接與歧出。這個故事中沒有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等角色，把冉有、公西華的思想言行綜合給了子貢，把曾皙的思想言行給了顏淵。故事的創造性，是對顏回的思想與事功、內聖與外王的兩方面有很大拓展，把顏回的政治抱負、治世能力渲染得淋漓盡致。我們在《論語》與上博簡中，找不到顏子如此的長篇議論。而且，在《韓詩外傳》的這個故事中，顏淵上升為主角，孔子下降為配角。這與上博楚簡《君子為禮》、《顏淵問於孔子》所載孔顏對話也有很大區別。這當然是後世的文學創造了。

《韓詩外傳》九卷十五章的故事與上類似，人物一樣，與所談的內容大體差不多，語言不同，地點改為戎山：

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，游於戎山之上。孔子喟然歎曰：“二三子各言爾志，予將覽焉。由爾何如？”對曰：“得白羽如月，赤羽如日，擊鐘鼓者，上聞於天，旌旗翩翩，下蟠於地，使將而攻之，惟由為能。”孔子曰：“勇士哉！賜爾何如？”對曰：“得素衣縞冠，使於兩國之間，不持尺寸之兵，升門之糧，使兩國相親如兄弟。”孔子曰：“辯士哉！回爾何如？”對曰：“鮑魚不與蘭茝同筥而藏，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。二子已言，回何言哉？”孔子曰：“回有鄙之心。”顏淵曰：“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，使城郭不治，溝池不鑿，陰陽和調，家給人足，鑄庫兵以為農器。”孔子曰：“大士哉！由來，區區汝何攻？賜來，便便汝何使？願得衣冠為子宰焉。”^①

這一故事又見於《說苑·指武》、《孔子家語·致思》，只是“戎山”變成“農山”，字句略有不同。

總之，早期儒學傳播的過程中，孔子與七十子，特別是其中的佼佼者的對話與故事，往往會發生郢書燕說、張冠李戴、添加、傳會的情況，場景、人物、事件、語言，可能會相互混搭。時間越長，傳播內容的失真狀況就越大。

此傳播的過程也是儒家宗師不斷被神聖化的過程，故事不斷被放大，語言更加綿長與精美，角色的形象更加豐滿，人物與故事也漸集中于小孔子與顏回、子路、子貢等重要弟子身上，尤其是子貢愈來愈凸顯，但各人物的基本性格仍如《論語》所揭示。

傳世文獻中有不少資料記載孔子與高徒之間的對話與故事。這些資料按思想深淺與流派的脈絡，大致可以分為三類。第一類是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史記》，

^① [漢]韓嬰撰，許維遜校釋：《韓詩外傳集釋》，中華書局 1980 年版，第 319-321 頁。

準確深刻，言簡意賅。第二類是《韓詩外傳》、《說苑》、《孔子家語》，有很多故事、對話、雜說，但仍是儒家話語，似是漢代及此前不同時代的儒者對孔子與七十子的發揮，講述中不免有傳會之處。第三類則是道、法家的借用，如《莊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列子》把孔、顏講成道家人物，《韓非子》把孔子等描繪成法家等。

①

上博竹簡中有關孔子與七十子的對談與故事，似乎介於《論語》與漢代儒家雜說《韓詩外傳》、《說苑》、《孔子家語》諸書之間，不如前者精煉、準確，又不像後者鋪陳太過。這些可能就是戰國中後期的儒家作品。

① 參見李啟謙：《孔門弟子研究》，齊魯書社 1987 年版，第 11-12 頁。